



CHANGSHIDEGEYAO

常识的歌谣

张政军◎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常识的歌谣

CHANGSHIDEGEYAO

张政军◎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常识的歌谣 / 张政军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27-06146-5

I. ①常…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7925号

常识的歌谣

张政军 著

责任编辑 陈 浪

封面设计 石 磊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1034

开 本 720 mm × 980 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68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146-5/I · 1563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生活的歌谣

两个魔鬼和一个天使孰好	/ 3
民主是为了更好的法治	/ 6
那个原来叫丁书苗的女人	/ 11
内蒙古那个才十八岁的娃娃	/ 15
人生没有回头的快乐	/ 20
撒米的和那拾米的	/ 24
双脚的歌谣	/ 27
谁说人民不爱国	/ 33
随地大小便应该从娃娃抓起	/ 39
笨想中国文明	/ 42
曾经沧海难为水	/ 70
记得的故事	/ 76
别这样学习雷锋精神好不好	/ 81
我和蚊子的战争	/ 83
西海固的雪	/ 87
雁过何以要留声	/ 91
因为噎	/ 97
有多少建设是重复建设	/ 101

这一次小感冒	/ 108
中国墙的联想	/ 112
饥饿的故事	/ 119
话说公厕	/ 122
不再自由	/ 124
关于“办证”	/ 126
当腐败遇上了水	/ 129
当乡村的朴实遇上城市的冷漠	/ 131
摧枯拉朽	/ 136
熬中药	/ 138
看 歌	/ 140
半夜鸡叫	/ 143
支锅的黑石头	/ 146
有多少奶粉是孩子敢喝的	/ 150
一千多亩的微灌技术设备	/ 152
一个标志性购物广场的政治经济联想	/ 156
那个人不是你	/ 160
年的日子	/ 163
年 画	/ 167
世界末日断想	/ 171
他们不过是一群孩子	/ 175
为人民服务	/ 179
我尊敬的城市	/ 187
我熟悉的一座小城镇	/ 192
小伙计为什么那么高兴	/ 196
向四川的农民工致敬	/ 198
小区里的惠民工程	/ 201
猴年的春晚如果还这样	/ 204
更喜欢她的容颜	/ 211

网上疯传“老爷好！老爷好！”	/ 214
为什么总是在“亡羊”以后说“补牢”	/ 218
不要去追一匹马	/ 221
何必和自己的影子说再见	/ 223
原来它是无花果	/ 225
其实，你们很优秀	/ 227
当心那扇无意打开的门	/ 234
我所间接了解的西班牙	/ 236
又是一年五月五	/ 242

行走的歌谣

再读碑林	/ 247
游太白山忆	/ 252
羲皇故里天水行	/ 257
北京，北京	/ 266
千里厦门八日闪	/ 279
西安印象	/ 288
闲来无事忆桂林	/ 301
到延安去	/ 306
回味兰州	/ 320
生活在宁夏	/ 326
说说固原城	/ 334

阅读的歌谣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 341
有多少爱可以等待	/ 345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 350

为什么要一“枪”要了他的命	/ 354
看《雷雨》的情节漏洞迭出	/ 360

梦的歌谣

涸的湖	/ 369
绿桃花	/ 371
傻的梦	/ 373

我的梦想流浪在天涯（代后记）	/ 375
----------------	-------

生活的歌谣



因为利益

人会狡猾地迷失在谎言里

谎言说得多了

也就很像真理

但常识毕竟是常识

两个魔鬼和一个天使孰好

两个魔鬼和一个天使孰好？我曾经不假思索地以为，这是一个十分脑残的问题。还需要问吗？当然是一个天使比两个魔鬼好了。比如，白衣天使，马路天使，桃李天使，邮政天使，超市天使，银行天使，餐厅天使，公交天使，动车天使，航空天使，酒店天使，领导我们的天使……想起来就令人心旷神怡其喜洋洋。但是，近几年我越来越认为两个魔鬼不见得比一个天使坏。这可不是听来的，也不是媒体上看来的，是我的眼睛老老实实告诉我的。

我住的园区比较偏僻，所以街巷也冷冷清清，于是，租房亦便宜。四年前来了一个大山里的妇女，开了一个杂粮食府。什么燕面糍糍、荞面搅团，什么糜面馍馍、荞面饴饴，什么豆面散饭、荞面窝窝，什么洋芋糊糊、凉粉鱼鱼，什么玉米面、浆水面，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噼里啪啦的一长串震耳的鞭炮声一响，算是开业大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长一段时间，门前冷落车马稀。其间，我进去过几回，老板娘的笑容灿若桃花，再加上几分姿色，所以，感觉很是不错。卫生干净，小吃可口，惹得我成了回头客。但是，生意红火不起来。一个朋友说：“不要紧，优美的坚持就是华丽的胜利！城里的富人大鱼大肉吃腻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杂粮却在冷冷清清街巷处。”这朋友的嘴也毒，老板娘天使般的优美坚持，慕名而来的食客渐至络绎不绝，生意好一个红红火火啊！

我似乎长时间没有光顾了，一次，来了几个远方亲戚，我便吆喝着要请他们吃固原的特色。说说笑笑地进去，却不见老板娘灿若桃花的笑容，一声敷衍了事的招呼：“来了。”顷刻间几碗荞面搅团蹲在面前，几个亲戚一顿好吃啊！但是，我真的觉得不是原来的那个纯真荞面搅团的味儿了，因为，听说现在荞面贵得了不得，好些杂粮面馆都忍不住掺白面了。我问：“怎么样？”亲戚啧啧道：“好吃！好吃！”好吃就好吃，反正他们又没有吃过更好吃的。

自此，老板娘的笑容依然欠灿烂，饭的味道依然欠纯真，食客依然络绎不绝。但我毅然绝然地不再光临了，为什么还有人去吃呢？朋友说：“独家经营，骄傲自大，利令智昏矣！”

突然，有一天，旁边又开了一个杂粮食府，经营的杂粮面和那一家一模一样，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可惜，老板娘奇丑无比，但真心的温婉一笑，顿使人忘了其丑，只关心她的饭香。饭菜真的比那一家味道好得太多。于是，慢慢的丑老板娘的杂粮食府竟然盖过姿色尚好的老板娘杂粮食府的风光了。

有一日，她们突然对骂起来，好像天空阴阳接触的闪电，顷刻间便是噼里啪啦的暴风骤雨。哪里有饭馆天使的味道，活活的一双狰狞魔鬼。但我并不以为她们是魔鬼，她们不过是两个想辛辛苦苦多挣两个钱的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同行是冤家，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自然之理也。我倒偷偷地欣喜若狂，因为，从此以后，我进这家，丑老板娘幸福得和花儿一样；我进那家，尚有姿色的老板娘灿烂得和阳光一样。至于饭菜，用一句西海固人说的话：“没麻达！”（就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可是，多少年了，我为什么死心塌地地以为一个天使远远比两个魔鬼好呢？因为，天使教导我们，天使只有一个，再来一个就变成两个魔鬼了，面子上不好看。今天，我才恍然大悟，两个魔鬼不吃人，模样还真可爱！几千年来，我们习惯了“吾皇万岁！万万岁！”的地动山摇的表白，表白得皇帝像美丽的天使一样都不好意思嗔怪：“好一群没有脑子的狗奴才！”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压根儿没有憧憬两个魔鬼比一个天使好的臆想，

心无杂念地以为，一个天使好！就是一个天使好！为了买二斤醋，半夜四点起来，拎着塑料醋壶，一路小跑到十里以外的镇上去排队。太阳一竿子高了，供销社的售醋员天使才骑着辆烂自行车“咯吱咯吱”地来。不是开门卖醋，而是开窗卖醋。半平方米的杨木窗子“哗”地一开，一张冷冰冰的脸，一句冷冰冰的话：“醋壶拿过来！”于是，几十米长的买醋大军开始兴奋地蠕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买上醋的一个个喜笑颜开而去。突然，一个醋壶捣进去被“嗖”地扔了出来，接着听到售醋员振振有词地大声吼道：“明明没有醋了，把个烂醋壶捣进来干啥啥呢？”“我看着还有一点醋呢，咋不倒了？”买醋的愤愤不平。这个不平的人就在我的前面，他倒不上醋了，贴在他后面的我自然白白地苦等了五六个小时。回头看看那些和我一样的人的失望表情，我从来没有希望有另一扇卖醋的窗子为这些老实善良的人民打开。因为，我始终认为有一扇卖醋的窗子就已经不错了，那是一扇天使般的卖醋窗子啊！

絮絮叨叨诉说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乡村少年买醋的故事，让习惯了今天超市遍地开花的年轻人听了一定以为是一个笑话，但如下的对白却是实实在在的身边鲜活的报告文学。

“你看台湾，哈哈，啥民主？两党议员开会，开着开着就连魔鬼一样撕在一起打开了。”

“日本更可笑，哈哈，女议员高跟鞋脱了嗖地一下飞到另一党议员的头上。”

“以色列才热闹呢，怒发冲冠，一杯水哗地就泼政敌一脸。”

但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日本高科技产品满世界飞，以色列的农业技术地球人都学习，也是不争的事实。公正民主法治科学的龙争虎斗也会碰撞出未雨绸缪的智慧火花，促进社会生产力马不停蹄地奔跑。记得罗素说过：“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让人民骂。”这老头儿也太幽默了，这让嗜好绝对权力爱好领导面子的人民公仆的脸往哪儿搁？袜子再烂，脚面子上也要光光鲜鲜的啊！

2014年9月12日

民主是为了更好的法治

自从香港这个曾经迫不得已送给洋鬼子的可怜孩子1997年回到中国母亲的温暖怀抱以后，香港的艺人就不屑于在香港畅游了。比如，成龙大哥，他原本就是中国功夫海洋里的“吞舟之鱼”，怎么能不向往遨游于长江黄河呢？一头长发一身功夫的成龙大哥即来大陆，则如鹏翔蓝天，抟扶摇直上九万里。演绎得中国功夫风华绝代，开心得大陆观众屁颠屁颠，恨不得跟在成龙大哥屁股后面提跑鞋。突然有一天，大陆的亿万观众开始人云亦云地唾骂成龙大哥，“呸！呸！不是旋风就是鬼，三把刀子戳死你！”也不知成龙大哥不小心动了谁的奶酪。后来一查证，方知成龙大哥抱怨大陆老百姓的自由太多了，政府是该好好管一管了。这国际功夫巨星也太功夫巨星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不明摆着嫌弃大陆专制不够嘛。千百年来，中国的多少仁人志士，提着自由的刀，前赴后继地向专制的头上砍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龙哥都是呼吸过香港自由空气的人，怎么可以轻言大陆“管得不够”呢？

我也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在射向成龙铺天盖地的唾沫里，也少不了我不计其数的唾沫星子。一个香港功夫巨星，怎么还嫌弃大陆官员管老百姓管得不够呢？难道要城管像狮子一样追得摆地摊的老百姓跟角马似的到处乱跑？难道要足球委员会像婆婆一样管得足球队像童养媳似的蹑手蹑脚？难道要乡干部抓计划生育和狼一样进村吓得怀着孩子的孕妇一下子流

产？难道要教育行政官员揪着教师的自由调动死死不放非要在他那儿盖一个血红的公章？难道一篇文章因为冒犯了某个高官便审来审去最终还是枪毙掉？……这太多的“难道”背后，不都是因为老百姓不懂官场的潜规则而惹得官员不开心，于是官员就铁了心地“公事公办”“严格管理”吗？可爱的成龙大哥，你沐浴在香港自由民主的阳光之下，赏雪花的不知道下煤窑的黑啊！

可是，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耳闻目睹得多了，真觉得成龙大哥言之有理。不要说集体无意识的过马路闯红灯，不要说见怪不怪的随地吐痰随地乱扔垃圾，不要说光天化日之下暗偷明抢坑蒙拐骗，单是造假排污行贿受贿就已经叫人触目惊心。为什么官员不雷厉风行多管齐下查他个水落石出打他个落花流水？

如此说来，中国人之于自由和民主，好像太少，又好像太多。真的是弄得人一头的雾水啊！莫不是陷入二律背反的悖论里面了？不！我们只是敷衍了事于“法制”的层面，没有深入地耕耘到真正的“法治”土壤。

“法制”是因为专制，“法治”是因为民主。民主是为了更好的法治。

因为专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管；因为专制，为自己捞钱的就管，为人民服务的就不管。即便是这样，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陶醉于专制的烈酒海洋里而难以自醒，努力地寻找着漂亮外衣，精心地为专制梳妆打扮。

诸君有所不知，时至今日，有多少爱国人士皆异口同声地曰：“中国非专制而无以求稳定，中国非专制而无以谋发展。”何以言之？国情使然！

从历史的纵深地带勘探，三皇五帝虽然禅让，但绝对不是民选，承接王位者，依然专制。秦始皇开封建帝制，可谓是皇帝一专到底，而且，专制得精彩纷呈，专制得美妙绝伦，专制得得心应手，专制得源远流长，专制得泱泱华夏在唐朝出落成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风姿绰约地升华成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请问，专制有什么不好？明朝虽然被专制沦落成小家碧玉，清朝虽然被专制蹂躏成烟花女子，但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诞生的中华民国依旧被袁世凯大总统一厢情愿地专制。蔡锷将军云南一声吼，虽

然唱响了袁大总统命归黄泉的丧歌，但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还收拾不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民主走秀表演。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是，“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彭德怀质疑就靠边站。“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刘少奇邓小平的一句谏言不过是被打倒的证据。你说专制的生命力强不强？虽跨越千年，但惯性不减。

一百年来，“赛先生”科学落户中国，繁衍生息，茁壮成长。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水平到今天也不逊色于地球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可是，“德先生”民主呢？老是和执政者亲热不起来。不是“德先生”太丑，而是一部分人的皇帝瘾太大，大部分人的奴才瘾也不小。所以，一大群“位卑未敢忘国忧”的知识分子老是哼哼唧唧地呐喊民主亲吻“德先生”。自由主义天使胡适就振振有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柏杨要民主，要来了监狱。李敖要民主，要来了监禁。谁还要民主？

从地域的横向地带观察中国，中国幅员辽阔，穷富不齐。从青藏高原一路走到上海，就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再走向电子信息社会。中国人口奇多，素质不等，高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低则“不知泰山在山东，误作李白为李逵”。中国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四大高原，山大沟深，几大沙漠，杳无音信。中国民族多样，信仰不一，“五十六个民族，五十个枝花；五十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声悠扬动听，可是，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习俗，众口难调啊！哪里能谁说了谁算呢？13亿多人，百姓百姓，各人有各人的脾性。三个人进餐馆，口味不同。何况13亿多人的口味，何以都能满足？所以，对不起，给专制一定的空间，就给民主可待的时间。走进共和，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常常被这些爱国人士以这样言之凿凿的“专制得有理”之海谈淹得死去活来，可是，再斩钉截铁的专制海谈也不可以湮灭我热恋“德先生”的焰火。民主的心芽坚忍不拔地噬啮着我日渐麻木的灵魂，在自由的蓝天之下，我憧憬着民主的鲜花开遍大地。

因为我知道，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衰。生产关系

必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电子信息化的时代，只有民主的政治引擎方可以造就自由竞争的生态环境，进而激发出高瞻远瞩的政治精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因为我知道，地球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国家还在玩世袭独裁专制。贵为一国之主，老子玩了儿子玩，儿子玩了孙子玩，孙子玩了一定重孙子接着玩，子子孙孙无穷尽也。难道真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他们家族的治国安邦智慧就无穷无尽？他们的人民说着机械的话举着机械的手笑着机械的笑容，能有什么梦想和欢乐？普世的民主价值观对于他们真的就是一个盲区？看看他们的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切就都明白了。真正民主的国家，即使有千百个不舒服，但老百姓的日子自己是可以心甘情愿接受的。至于非洲和中东有的民主国家动不动就弄得鸡犬不宁，那不过是执政者披着民主的漂亮外衣干着龌龊的独裁勾当使然。不要借此给真正的民主泼脏水。

我亦知道，真正的民主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畅游长江总不能一直站在长江岸边，昂首挺胸，高声朗诵“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吧？不下定决心，纵身一跳，投进长江，游他个千回百回，怎么可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呢！

我还知道，专制就是权力的绝对化，而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没有万丈阳光照耀的地方，想不滋生龌龊的细菌都不行。杀菌的锐利武器就是阳光，除腐的尖端杀手就是民主。真正的民主就是权力的相对化，专制下的“法治”不过写在纸上的“法制”而已。美而言之，是开给老百姓的民主的空头支票而已；丑而言之，是给专制的婊子立一个民主的贞洁牌坊而已。没有民主的法治，不过是“依法治民”，哪里会“依法治国”？

因为“恰同学少年”的情怀，我始终喜欢中学历史课本里五四运动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想当年，病入膏肓的中华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百足之虫，僵而不死。害得一个个炎黄子孙漂洋过海，寻诊问病求良方。最终，起死回生的良方开出，一是“德先生”，一是“赛先生”。俩先生同请同来，双管齐下，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也。我记忆犹新，二先生分别是“科学”和“民主”，但是，我的英语太丢人，谁是

“德先生”，谁是“赛先生”，分不清。往往张冠李戴，贻笑大方，至今如此。

一直以来，想写一些关于“德先生”的文字，但总觉得底气不足，受人围殴，势单力薄，招架不住。幸好，连日来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依法治国”的时尚之风，吹得我大脑痒痒双手痒痒屁股痒痒，仿佛一只被器宇轩昂的雄鸡宠爱的母鸡一样，情不自禁地咯咯叫个不停，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下个“民主”的蛋，以释放对专制厌恶的恶气。蛋的名字就叫“民主是为了更好的法治”。

2015年1月9日